

尚金格  
●  
著

# 行走在一张 蓝色白纸上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SOCIETY

尚金格  
●  
著

# 行走在一 张蓝色白 纸上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在一张蓝色白纸上 / 尚金格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378-5779-6

I. ①行…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2653号

书 名 行走在一张蓝色白纸上

著 者 尚金格  
责任编辑 谢 放  
助理编辑 薄阳青  
装帧设计 刘晓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邮 箱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779-6  
定 价 52.00元

# 白色世界



## 引 子

闭上双眼的时候，我会看到一道道白光——从那白光闪耀的世界里走来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子，年轻的脸上长着胡须。他独自行走着，走在一条落满黄色树叶的土路上。

突然，一滴滴的雨水从空中落下。男子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了，衣角也在风中不停地摆动。他匆忙地走着，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四处张望，好像是在找寻着重要的东西。

.....

我躺在硬邦邦的床上一动不动地昏睡着，身体被不知名的病魔入侵，变得极其的虚弱——这样的感觉在七岁时也出现过，那时我患上了麻疹。现在，我的身体仿佛被另一个灵魂占领，它指引着我走向一个白色的世界……

“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女士，凭借对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也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电视正大声地播报一条新闻。

昏睡中的我被电视嘈杂的声音唤醒，难道让我沉睡两天两夜的疾病并非感冒而是疟疾？我知道在这里疟疾的传播非常迅速，我感觉自己身下的被褥已经变得潮热黏人，身上依旧不停地淌着虚汗。本想起床去洗脸，可是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又一次昏睡……

## 山中巫医

闭上双眼的我又回到那片白色的世界——我看到行色匆匆的男子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身影我十分熟悉！在白色的世界里到处都是荒芜的景象。小草是枯黄的，小草边长着稀疏的灌木丛，没有一片绿色的叶子。有时，还会有一些长着灰色翅膀的麻雀落在灌木丛上喳喳叫。一只绿头鹦鹉旁若无人地飞落在男子的身边寻觅食物。年轻的他停下匆忙的脚步，双膝无力地跪在路上喊道：

“天啊！我该怎么办？什么时候我才能找到她！”

当他慢慢抬起头的时候，我看见另外一个自己；只不过，这种邈远的样子只有在我几个月没有刮胡子的时候才能看到……

白色世界的我名叫穆托·恩颂济<sup>①</sup>，十几年前离开自己的老

---

<sup>①</sup> 穆托·恩颂济：安哥拉土著语金本杜语的音译。穆托的意思是“人们”，恩颂济的意思是“梦境”。

家，来到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我只知道它在这个世界的北方，那里的人们都拥有黑色的皮肤和雪白的牙齿。

我闭上双眼站起身继续走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中，可是，却找不到自己要找的女人——她的名字叫萨菲佳·穆埃内<sup>①</sup>，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子。在寻找她的时候，没想到我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这里的马路像笔直的带子，一眼望不到头，路面上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坑，笔直的马路上看不到一辆汽车，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他们身上背着木棍和青菜。我想停下脚步向他们打听萨菲佳·穆埃内的下落，可是，人们都行色匆忙不愿意停下他们的脚步。我只好继续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马路两边高高的仙人掌就像一支支墨绿色的笔在这片大地上书写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我的脚仿佛钟爱和马路拥抱，以致每每抬脚都非常困难——我太累了。我渴望自己能迅速到达一个村庄，可是，几十公里走下来没有看到任何的村庄，有的只是一座又一座看不完的大山。

我一边走一边注意山里的动静。傍晚时分，山里的光线更加昏暗。山上长满了巨大的猴面包树，大树的枝干十分粗壮，叶子却已经凋零。一株株开满红花的金合欢树生长在小道两旁，从远处看去，一片片红色的花朵点缀在大山上，大山仿佛穿着一件红绿色的外衣。

身体疲惫的我没有心思欣赏山里的美景，只是无力地朝着大路尽头而去。突然，眼前出现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老妇人。我的心瞬间紧张起来——在这个大山里没有任何村庄，怎么会出

---

<sup>①</sup> 萨菲佳·穆埃内：安哥拉土著语翁本杜语的音译。萨菲佳的意思是“原始的、从未改变的”，穆埃内的意思是“事物、人”。

现一个老妇人？我屏住呼吸，加快自己行进的步伐。

“这里有人吗？”老妇人开口问道，双眼还在不停地四处张望。

心中紧张的我词不达意地说：“有……有人在……大娘，你有什么事？”

“年轻人，你怎么会到这里？天黑了，别继续往深山里去了。”

“大娘，我着急找人，不能在这里停留。”

“小伙子，深山里常有野兽出没，晚上很危险。不如，到我家住一晚上。”

“谢谢大娘，不打扰了。”我一边回答一边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有人类居住的样子。

“没关系，小伙子。我的家就在前面一公里的地方。天黑了，山里的路不安全。顺便我也想向你打听一下，一路走来你见过我的儿子吗？他叫木伦波<sup>①</sup>，是我们这里很优秀的猎人。”老妇人的话语中透着一丝焦虑。

“大娘，你的儿子我没有见过。我从南方到这里要找一个叫萨菲佳的姑娘。”

“谢谢你，年轻人。我一直在这里等我的儿子，可是，他……”老妇人哽咽了，停顿了一下她又接着说，“小伙子，天黑了，到我家里住一晚，明天再赶路吧！”

老妇人话音刚落，鬣狗、土狼的吼叫声就在周围响起，远处的灌木丛里也不时发出奇怪的声响。听到鬣狗、土狼的吼叫声，我只得跟在老妇人身后往她家走去。她用手中的手杖在前

---

① 木伦波：安哥拉土著语金本杜语的音译，意思是“手指、至亲的人”。

面左右探路——原来这位大娘双目失明。我们一前一后往前走，光线越来越昏暗。大概半个小时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突然，前方的树林里一群鸟儿惊恐地飞了起来，并发出刺耳的鸣叫声。接着，又传来一声声鬣狗的吼叫声。老妇人渐渐地加快了步伐，我也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这时，一个黑影从草丛里蹿出来挡住我们的去路，我急忙拽住老妇人。老妇人拍着我的手问：

“小伙子，怎么了？”

我哆哆嗦嗦地说：“一个黑影挡住我们的路……”

“别害怕。你看看那个黑影是什么？”老妇人慌不忙地说。

我镇定了一下，仔细观看，原来挡住我们去路的是一头野猪。那野猪体格庞大，就像一头小毛驴，而且，尖锐的獠牙又粗又长。

野猪站在我和老妇人面前，喘着粗气，好像是在向我们示威。然后它又哼叫着，用白色的獠牙猛烈地撞身边的小树。

“大娘，我们怎么办啊？”我慌张地问道。

老妇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紧不慢地从自己的身上取下来一块很长的黑布，然后，又把黑布叠成三角形的形状。

“大娘，你这是干什么？”

我话音刚落，眼前突然又出现了四头黑色的小野猪。我急忙站到老妇人前面护住她，又从地上捡起一根长长的树枝壮胆。老妇人拍拍我的肩膀说：

“年轻人，别害怕……”

老妇人把她刚刚叠成三角形的黑布扔向那头体型健硕的野猪。自然，黑布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飘落在野猪面前。

“大娘，如果你想要打野猪，可以用我手中的树枝啊……”  
我抱怨道。

野猪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到三角形黑布前，开始围着黑布转圈，然后，用鼻子一点点地嗅。接着，其他的四头小野猪也跟着在体型健硕的野猪后面围着黑布嗅味道。

在它们围着黑布嗅味道的时候，三角形的黑布突然燃烧了起来，火焰蹿得老高，像是一条巨大的火蛇在空中盘旋。大野猪的身上立即起了火——屁股上燃起一个火球。它惨叫着在原地打滚，试图把身上的火弄灭。几头小野猪围在它的身边有些不知所措。弄不灭火的大野猪站起身来，冲着旁边的灌木丛跑了过去，几头小猪也跟在它的身后消失在黑色的大山中。

我转身去看老妇人，她的身体在不停地抖动。我急忙上前搀扶住她：

“大娘，你怎么样，还好吧？”

“没事，放心吧！我只是身体有点累了。走吧，我们赶紧回家。”

我一边搀扶着她，一边观察四周的情况。走过几百米的样子，我看到道路的一旁有一棵五十多米高的楝树，大树的主干非常粗壮，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树洞——里面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东西，也许，是狗熊临时的洞穴。不知不觉中，我加快了步伐，反而是身边老妇人行走得越来越慢了。她的身体似乎一下子虚弱起来。

“大娘，你家还要走多远啊？”

“小伙子，你刚刚看见一棵非常高的楝树了吗？”

我心想，老妇人不是双眼失明吗，怎么会知道我们经过了

那棵高大的楝树呢？但我还是回答道：“是啊，大娘，我们刚刚经过了那棵大树。”

“好啊。老太婆我虽然双眼失明，可是，我能听见风吹过那棵大树的声音。”说着，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们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大山里黑黑的，只有一些萤火虫发出微弱的光芒。这里的大树一棵挨着一棵，有很多都是我叫不上名字的奇怪的大树，还有些大树身上缠满了藤蔓。我想，这座森林或许像是一个巨大的房子，而我正和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大娘在这房子里找寻回家的路。

正走着，我们的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那亮光是从远处一个茅草屋里射出来的。

“大娘，前面有一个茅草屋，那是你的家吗？”我问道。

“对，亮着光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不一会儿，我和她走到院子门口。小院子有用木棍围成的栅栏。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一只狗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木伦波，娘回来了。”她大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可是，屋子里却没有人回答。我们径直朝着茅草屋走去。房门关闭着，从屋门上的缝隙里透出灯光。老妇人用手中的手杖轻轻地一敲，房门开了。接着，她用手摸着房门慢慢地走进屋子。茅草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桌子和两个用树桩制成的板凳。老妇人在凳子上坐下来问我：“小伙子，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会来我们这深山老林里啊？”老妇人喘了口气。

“大娘，我叫穆托·恩颂济，到这里找一个叫萨菲佳的姑娘，她是我小时候的朋友。”

“哦，好吧。你自己一个人要注意安全。我家里穷，没有什

么好招待你的，只有一些玉米粉，我给你煮粥吧？”大娘说着话站起身。

我急忙走上前说：“大娘，不用了。我一点都不饿。”嘴巴虽然这么说，我的肚子却在不停地打鼓抗议。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饭了，这些天都是靠吃树上的野果才坚持下来的。

老妇人听到我肚子的咕咕声笑了起来。她站起身，走出茅草屋，来到厨房。只是她的厨房实在过于简陋——是用玉米秸秆掺杂泥巴盖成的。厨房的面积很小，地上摆放着三块石头，石头上放着一口已经被烟火熏得发黑的铁锅。厨房的一角有一个储水池，上面盖着一片绿色的蕉叶。厨房的另外一角摆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其中的一个圆盘里放着用塑料袋盛着的玉米粉。双目失明的老妇人在自己的家里好像找回了光明世界，她自如地准备着煮粥用的玉米粉和水，还从院中拿来一些干柴。我只是奇怪她怎么会在一瞬间就把火点燃了。

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玉米粥便煮好了。老妇人从地上拿起一个干净的铁碗给我盛粥。我端着热腾腾的玉米粥回到茅草屋。饥肠辘辘的我也顾不得斯文，一盏茶的工夫一碗热粥被我吃得干干净净。老太太听到我喝粥的响声后笑着说：

“小伙子，饿坏了吧？别着急，锅里还有粥。”

“不喝了，大娘，我已经喝饱了。”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就好啊，我家里穷，没有什么可吃的，你可别笑我们山里人啊。”

“玉米粥非常好喝，谢谢你的款待！”

喝完粥大娘便到院子里坐着，她说要等自己的儿子回来。我陪着她在院子里聊天。

“大娘，你家里有几口人？你的儿子木伦波是猎户吗？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小伙子，我的儿子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猎户，他靠着诚实、善良、热心还娶到一个漂亮的媳妇。我那孝顺的儿媳妇还给我们家生了四个孙子、孙女。有四个乖巧的小孙子和小孙女，你说我是多么幸福啊。”老妇人说起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们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在这个深山的小院子里聊天聊到深夜。后来老妇人觉察到我有些困倦了，就带我到茅草屋西边的一个房间来。她伸手推开屋门，进了屋，并从屋子的一角找出一张用芦苇草编制的席子说：

“小伙子，我们家里没有床，你躺在这条席子上休息吧。”说完，她便回身关上屋门离开了。

在黑暗中，我从口袋里找出打火机，点燃放在地上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屋子的西侧墙壁上挂着一把弓箭和一只长矛。屋子的地面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我把草席铺在地上，将自己身上的蓝色夹克衫叠好当作枕头放在席子上躺了上去。

夜深了，我把煤油灯吹灭，茅草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和屋外蟋蟀的叫声。老妇人依旧坐在院子里等候自己的孩子，时不时传来她沉重的叹息声。远处，不时传来豹子、狼和鬣狗的吼叫声，以及树上的猴子和猫头鹰的叫声。这深山，好像一个没有边界的动物园。

我在黑暗中想着，想着家和家中的亲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萨菲佳……慢慢地我进入了梦境，迷失时间和方向的我在黑暗中听到身下的草席里有动静——也许是老鼠在啃咬草席？！我起身点燃煤油灯，借着灯光找寻发出动静的地方。当

我躬身翻开草席的一瞬间，几十只蟑螂从席子下爬了出来。我立即站了起来，打开房门跑了出去。这时我看见，老妇人躺在院子的一个草席上睡着了。我拿过一把椅子坐在院子的树下等待天亮。我抬头望望左右摆动的树叶，静静地感受着深夜大山里的凉风。不知不觉，我也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山的那一边还能看到日出的红晕。我揉揉眼睛寻找老妇人，发现她已经不在院子里了；走进屋子里，依然没有她的影子。距离茅草屋几米的地方有一口很深的水井，井边放着一个很破旧的水桶，水桶上面绑着一根快要腐朽的草绳。我轻轻地将水桶丢进井里，打了一些井水上来洗脸。冰凉的井水使我整个人清醒了很多。洗完脸，我走出院子在附近找寻老妇人想向她告别。茅草屋的后面有一条小路，走在那条路上能听到小河流水的声音。我便朝着发出流水声的地方走去。本想可能会看到一条小河，可是，小河没有看到，却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村子。村子里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草搭成的，屋墙有的是用黄泥砌的，有的则是用捆绑起来的木棍覆以稀泥构建的。早晨的村子升起一缕缕的炊烟——一些人家开始准备早餐，从远处飘来饭菜的香味。

没有被饭菜香味吸引的我，继续寻找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妇人。

“大姐，你干吗去啊？”

“大妹子，我去河边洗衣服。”

两个女人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讲话，我循着她们的声音走过去。原来，小河就在前面几十米的地方。一些女人在河边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另外一些女人把锅碗瓢盆都拿到河边来清洗，

一旁还有几个光着屁股的小孩在不停地追逐嬉戏。我慢慢地走到河边，看着洗衣服的女人和嬉闹的孩子们，我想停住脚步，一只脚却不小心踩到一根干枯的树枝上，树枝的响声让正在忙碌的女人们和嬉闹的孩子们都停了下来。

“你们好，我是来找人的。”我急忙向在场的所有人问好。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女人们继续干手中的活。这时，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盆子的衣服走过来，她先是看看我，然后低声对在场的其他人说：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这个外地人住进那个坏老太婆家里。”

听到她的话，所有的人都诧异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神好像在说我是个能招致灾祸的不祥之人。一旁的小孩子则大声喊叫：

“打死臭坏蛋，打死臭坏蛋！”

“我不是坏人，我是来这里找人的。”我急忙解释道。

“你不是坏人，可是你住在那个坏老太婆家里了，你身上带着害人的气味。”那位中年女人大声喊道。

我仔细用鼻子闻闻自己的衣服，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味道。看到我这样她们发出了刺耳的嘲笑声，我立即转身想离开这个地方。谁料刚刚一转身却被一个人莫名其妙地推进河水里。从小没有见过大河的我，在河水里极力挣扎并喝了几口散发皂角味的河水。我惊恐地想，也许，我要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了。

“年轻人，快站起来，快站起身，别躺在河水里啊。”河岸边一位老头一边大笑一边大声冲我喊。

喝了几口河水的我立即站了起来，原来河水的深度只有一米左右，刚刚漫过我的腰部。我用力地从河里爬上河岸，一旁的女人看见我狼狈的样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老头脸色凝重